

# 國家圖書館七十七周年緬懷感言

顧 敏 ◎ 國家圖書館館長

永恆的知識在圖書館，圖書館是人類群體智慧的延伸，是社會集體記憶的裝置，文獻收藏則是圖書館的基本任務。文獻固然不能直接等於文明，但文明卻必須借助文獻的機制來傳達播後，如此斯能完成文明的薪火承傳。就此觀點而言，文獻不啻是文明的表徵，同時也可視為文明的化身。文獻和作為文獻收藏機構的圖書館，為文明作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。分析而言，文獻是以潛移默化、水滴石穿的滲透力和穿越力，引領著人類文明，改變著大千世界，雕塑著歷史形態。對於圖書館所發揮的影響力和滲透力，也應作如是觀。

人類某一社會或某一時代，若不經現實的試煉和痛苦的磨難，那麼這個社會或時代的歷史是貧乏而蒼白的；惟有經過現實的淬煉和苦難的洗禮，才能成就歷史的滄桑和厚重。回首本館建館史，一路走來經風歷雨，不正印證了這個論點嗎？不信！就讓我們彈去歲月的塵埃，揭開歷史的面紗，進入時光隧道，來一趟既懷舊又全新的發現之旅！

有若武俠小說中的光景，一位憑窗遠眺的女子，她感覺眼前一柄刀劍明澄澄亮晃晃地向她飛擲而來，當她側身避開利劍的一刹那，數十年的時光便流淌過去了。這情景叫人驚恐，但卻是事實。今年，是本館成立七十七周年紀念。翻閱歷史，七十餘年光景逾四分之三世紀倏忽而過，疾如迅雷快若閃電。「七」本是幸運的數字，數逢「雙七」，中文諧音「奇奇」，自然更是幸運無限了。在此祝福本館「虎虎生風」，「福虎生豐」。同時，我們也在此歡慶時刻，舉辦了一系列的紀念及創新圖書館價值的活動。

靜心而思，在世界級圖書館之列，成立至今僅七十餘年光景的本館，顯然是年輕又稚嫩的。如與最古老近五百年歷史的法國國家圖書館相比，只能算是青澀的青少年。如與館齡逾二百多年的大英圖書館（自其前身算起）和美國國會圖書館相比，也不及兩座歷史之半。但本館曾受過戰火洗禮，顛沛於苦難之中，經風歷雨的歲月，是其他圖書館所少有的。有了這些特殊的「經歷」，頓時加重了我們圖書館歷史的滄桑感和厚重感。

民國廿二年（1933年）本館創立於南京，蔣復璁先生任籌備處主任。次年，本館接辦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業務，旋又與商務印書館商洽合出《四庫全書珍本初集》。之後，便透過前述這個機制進行國際出版品交換的工作，為我國取得不少西書資源，提高了本館的藏書量。此舉可謂出手便不同凡響，不僅打響了本館名聲，同時也把本館推向了世界的舞臺。三十年，本館還函請商務洽贈《四庫初集》予英、美、蘇等國。國際出版品的捐贈與交換工作，對於中華文化的宣揚和「文化外交」的建立，可謂居功厥偉。在展開國際出版品捐贈與交換方面，本



館可說是這項業務的先聲。

本館創立之際，正值共和建國「黃金十年」之期，也是日本謀我日亟之時，九一八事變發生於前，蘆溝橋事變接踵於後。廿六年，戰火起自蘆溝橋，平地一聲驚雷，迅即拉開了抗戰的序幕。不久，本館也隨戰爭局勢的變化和中央政府的播遷，開始了千里迢迢路漫漫的西遷之舉。西遷路線大致沿著長江溯江而上，由南京而武昌、岳陽、宜昌，最後乃至重慶、江津等地，輾轉大江南北，攀登崇山峻嶺，跋涉激流險灘。蜿蜒迤邐的萬里河山，不見雄偉壯麗的圖景，但見顛沛流離的血淚與辛酸。即使處在戰爭陰影、敵機環伺，艱辛困頓、物質貧乏的時空，館舍因陋就簡借用一般房舍，書籍是粗劣土紙印製的，但可貴的是本館照樣開放閱覽，而讀者也仍然是書聲朗朗弦歌不輟。

歷經八年的艱苦卓勵的浴火抗戰，這個飽含生命力和韌性的民族，終於奇蹟般戰勝了強敵日本，像鳳凰涅槃一樣地又浴火重生了。全國男女老少隨著凱旋的節奏，盪氣迴腸地演奏起一曲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」的生命壯歌。勝利的次年，本館也在普天同慶的歡聲中，重返久違的國都南京。「寒冬之後是春天，長虹總在風雨後」，以為自此之後應可脫離戰亂的陰霾，再經由休養生息，走上康莊大道是可預期的。誰知禍起蕭牆，神州大地烏雲再次密佈天邊，迅即籠罩大地，更浩大、更深重的兄弟鬩牆又開始。我們的國家又再度陷入嚴峻險惡的深淵，1949年政府播遷來臺，本館也隨之再次離開南京，遠離祖父之鄉，渡海來臺矣。

也許是上蒼福佑，也許是文獻有靈，雖然陸上有烽火連天，海峽有驚濤駭浪，前後三次裝箱運臺的古籍與圖書，大體安然無恙渡過了黑水溝，最後運抵了臺灣。今日回想起來，冥冥之中似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。這些圖書直至1954年本館在臺北復館，才將暫存於臺中霧峰之書籍運至南海學園典藏。隨後30年間，「三面紅旗」和「三面藍旗」在臺灣上空飄盪又飄盪，文化的激盪更是激烈而少有長足進步。在臺灣寶島高倡中華文化復興20年，隨著社會與經濟的變化，一股新興的文化力量在有形和無形之間匯聚而成。本館有幸在經過6年餘的張羅及努力，終於在1986年，中山南路館舍落成，藏書再次遷至「新家」，至今匆匆又廿四年矣。

當友人提起：在這裡，我們可以悅閱中華五千年文明所綻放的瑰麗詩篇，也可以聯網當今世界最新潮、最頂尖的網路資源。可以欣賞遠在天邊的世界風情，也可以擁吻近在腳下臺灣泥土的芬芳。走近國圖，迎面就穿出兩株最蒼翠最醒目的智慧之樹，驚喜著眾人的眸光：一株是善本古籍和各種特藏，另一株是聲光視聽和電子資源——當代媒體寵兒、資訊驕子。我們希望縮結文獻光譜的兩端——古典與現代，把古色古香的宋版元刻與科技新潮的電子資源，在這裡塑造成一抹美麗的相約，最後都匯流成圖書館知識機構典藏上的一個座標。本館自遷臺之後，便安定了下來，現在不僅漸入佳境，且呈躍躍欲飛之勢！館舍位置自清幽靜謐的南海學園而交通輻湊的中山南路；藏書類型自傳統文獻為主而傳統文獻與非書資料並重；任務面向自典閱為主的全國總書庫轉而為典閱展演並重的學術寶庫……近年來，本館的種種作為大有蓄勢待

發，振翅飛翔，一展理想，以追求更恢宏高遠的氣勢與格局。

時序進入新千禧年的第21世紀，人類的文字文明亦步入第四個千年，數位化的資訊和內容，正帶領人類社會步入一個真正的資訊社會和資訊文明。圖書館化身為知識機構或知識支援機構，亦正值其時。人類書寫文明，深深受到書寫工具、書寫媒體和書寫傳遞工具的影響。21世紀的書寫工具愈來愈間接；從按鍵到間接按鍵，21世紀的書寫媒體，可以無限複製和重組複製，21世紀的書寫傳遞工具無遠弗屆。21世紀的書寫將文字、繪本、聲音、動作組建在一起，這是一個新的資訊文明。傳統上的圖書館、博物館、檔案館、美術館、文物館和紀念館，在其知識內涵及知識內容的知識管理方面，已然不易區分與區隔，而有融入一個家族的趨向。在一念之間，大家都變大了；大家也都變小了，大小之間本無其義，義在知識價值耳。


本館現址位於交通輻湊的中山南路上，蒼鬱挺秀的椰子樹在安全島上不住地吐露著笑顏，似乎召喚在這紙潤墨香書聲朗朗氛圍中的莘莘學子，應該好好把握青春年華，以充實學養識見。本館建築規模不算氣派宏偉，但赭紅色石片的外牆展現出溫馨暖和的感覺，具有樸實、穩健、簡潔、明快的節奏。基本上本館整個建築是溫潤明亮的色調，與圖書館潤物細緻無聲的精神內涵是相調和的。館舍的整體布局，不刻意追求中軸線、左右對稱，但仍透顯出勻稱、和諧、衡平的審美趣味。大門前栽植的綠樹和花草，隨四季變換妝點容顏，繽紛環境，平添不少美的風采。再向前去，則是供行人專用的磚道，可隔離來自車道上車水馬龍的喧囂聲，對圖書館起到「鬧中取靜」的效果。自然採光的閱覽大廳，有明朗溫潤的陽光伴隨，為讀者投下絲絲的暖意。在飄雨時刻，向上仰望特殊的採光天窗，讓人又有「天教微雨洗輕塵」的清新爽利之感。本館對街是藝術文化音樂的兩廳院，近鄰有多所學校，自幼稚園以至大學一一俱全，文化氣息濃厚，是閱讀研究的好所在。

好一個閱讀知識、體驗智慧、觀察文明的真實環境，好一個品味文化、欣賞作品、嘗試創作的人文空間，好一個獨樂樂，亦可眾樂樂的社會舞臺與水榭境地。我們以近悅遠來的迎接心情，日日期待那「以文會友」且是每日到來的盛會時刻。我們佇立在閱讀知識與悅讀人文的「中樞玄覽」詩境裡，這是一個開放的公共知識空間與廣域的閱讀廣場。

每一本書都有它的故事。這些故事或來自書籍本身的內容，或是作者寫作的點滴。對本館藏書而言，還有一份最最特殊的故事——是有關善本古籍訪求和收藏的點點滴滴，這些故事裡有驚恐的鏡頭、小說的情節，也有電影的懸疑和戲劇的張力。廿九、三十年間，正值抗日戰爭方熾之際，何炳松、徐森玉、張元濟、張壽鏞、張鳳舉、葉恭綽、鄭振鐸等先生，抱持著「苟利國家生死以，豈因禍福避趨之」的襟懷，冒著身家性命的危險，置個人死生於度外，組成「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」，前後凡九次秘訪暗搜散落各地的善本古籍，以「保存民族文化之命脈，維繫禮樂斯文於不墜」為己任。此舉不僅功在圖書文物，而且功在國家民族，值得後人景仰效法。今天，當我們捧讀這些書時，遙想他們的高風景行，我們的心會生怎樣的感動呢？



一念之間，我們就必須問一問現在的我們，我們這個世代要留下那些動人的故事給後代呢？在這西潮文明和東亞文明交匯出激流數百年後的時刻，我們有努力奮鬥爭取的事項嗎？我們有夢想和理想嗎？我們能夠創造出在圖書史上，或圖書館史上，或人類文明史上的里程碑嗎？還是我們都被接軌到全球化去了呢？我們大眾一起想一想這個問題！

哲學家康德曾說：「世上唯有兩樣東西能深深震撼我們的心靈：頭上燦爛的星空與心中完美的道德律。」不，應該還有第三樣，那便是對理想的執著和對目標的追求。總之，對理性的追尋，對感性的嚮往，對人生的追求，這是構成真善美世界的三大要素。就機關立場而言，第三樣東西，應該是更值得重視的要素，也更值得我們的省思和實踐。茲值本館成立七十七周年之際，本人誠摯地祝福圖書館事業欣欣向榮；也勗勉本館同仁，願大家攜手合作榮辱與共，共創圖書館美好的未來。 



· 國家圖書館77周年館慶茶會，顧敏館長向與會貴賓致歡迎詞。  
(陳森豐攝影)



· 館長與獲工作創新績優獎—奇奇獎同仁合影。(陳森豐攝影)